

MAYBE IT'S JUST A RELIABLE HOME

也许,这才是可靠的归宿



陆星儿 著

也许,这才是可靠的归宿

〔晋〕新登字 2 号

也许这才是可靠的归宿

陆星儿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省方山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25 字数：197千字

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0册

*

I S B N 7—5378—0855—4

I · 833 定价：5.00元

目 录

也许，这才是可靠的归宿·····	1
我寄籍上海了·····	7
我住过的房子·····	12
我的不安，我的宽慰·····	17
温 暖·····	21
家·····	25
好小子，你可长大了·····	29
儿子与电视·····	32
我的第二角色·····	34
秋是一支歌·····	39
留给儿子未来的回忆·····	42
如果没有友情·····	45
烟纸店老板娘·····	48
她有一个做劳模的妈妈·····	51
我还是信奉真诚·····	55
遗留在荒原的碑·····	61
父亲的照片·····	65
送 行·····	68

在太阳当顶的地方	72
在宽容与狭隘之间	75
在高尚与卑微之后	79
在泰国的几次晚宴	82

※ ※ ※

我写我自己	87
女人与危机	92
苦恼的编剧	98
从困难到困惑	105
规定与局限	112
这一份份苍凉	121
触摸生活的底蕴	124
歌的宝藏	127
向银幕化缘	131
“究”戏	135
文学的热闹与冷清	138
铭心的时刻	142

※ ※ ※

“上海男人”一瞥	146
再看“上海男人”	157
我看男人	178
做男人也难	181
喜新不厌旧	184
不肯失落的性别	189

我认识的史蜀君·····	203
多好的名子——杨子·····	228
被外商雇佣的中国小姐·····	241
歌剧！我的事业·····	252
女教师和工读女生·····	258

也许，这才是可靠的归宿

人生最可贵，更重要的，

还是要完成每一个自己。

独自带儿子来上海作协工作，我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。

一切都似乎变得简单。借住着临时的房子，家具也租用别人的，唯一的电器，是朋友送来的一台十二英寸电视机，旧了，黑白的，图象也有些模糊了。那天深夜，他们夫妇俩用自行车驮了过来，还套有一只蓝花灯芯绒布做的罩子。第二天早上，儿子醒过来，一眼看到桌上的电视机，高兴得搂住我脖子，“妈妈，我们终于有电视机了！”真的，我也同样欢欣。过了一个多月没有电视机的生活，而突然有了，即使再小、再旧、再黑白，也会感到一种快活与满足。这“快活”与“满足”，很奇怪地刻进心里，耐人回味。曾经，我们有过好大的彩电，有过录像机，也有过价值五六百美元的组合音响。但是，在拥有这些东西时，我好像没有过这样刻骨铭心的“快活”与“满足”。

也许，没有人肯相信。

当然，我清清楚楚记得，那些彩电、冰箱、录像机、组

合音响，是怎么一件件买到手、搬回家的。大彩电，在万寿路一个大院里取了，我们自己抬着坐地铁，再乘公共汽车，又走一程歇一程地挪。那时候，还没有学会气派，去叫一辆“出租”。也是舍不得。如同燕子辛苦地筑窝，来来回回地衔着一粒粒泥、一根根草。那时候，刚分到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总算有安身之地了，有一块应该说不算很小的新天地，可以力所能及地布置得舒适。因为这是“家”，是最后的归宿。这大千世界，这芸芸众生，谁不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窝？无论茅屋和宫殿，只要那里有一份知己知彼的温暖，有一份相亲相爱的和睦，让人安居乐业。

曾经，我对生活的最高理想，也莫过于有这样的一个“家”了。这理想似乎平凡，但也确实重大。一个女人的世界，一个女人的现实，往往集中在一个“家”里——她抚养子女，操持生活，从中体现着自己。我想，我也如此，很愿意把“家”看作是自己生命的中心，看作是浮在大海中的一个岛屿，可以让你依附着避免风浪并脚踏实地地生根。所以，自从有儿子，有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我便十分情愿，十分专心地经营起这个家。那是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冬天，几个北大荒朋友帮我们搬家，还有哥哥、嫂嫂。那天特别累，我心里却特别踏实。这种真切、完全的踏实感，只有生下儿子的那一刻我感受过。不知是太累，还是太踏实，那一夜，我睡不着，仿佛这一生就此将托付给这两室一厅了。这“托付”那么庄严神圣，如同当年决定结婚、嫁人，要把自己归属于另一个人，幸福得好像真被融化了……有了新房以后，我独自雇辆板车，买回几百斤重的地板革，由母亲帮着，把整个地面装饰了。为搬家，为把我的新居布置得像样，母亲疲劳过

度，左胳膊伤了筋骨酸疼半年多。即使这样，母亲毫无怨言。我当然懂得，母亲最大的心愿，是希望女儿的归宿牢靠美满。这心愿，也包含了母亲对自己一生尽与未尽的希望。我幼年丧父，母亲的归宿就这样落空了，但她顽强地、兢兢业业抚养我们兄妹四个。就在这样的奉献、操劳之中，她归宿了自己。做女人的，好像就这样一代代地习惯着传统：从丈夫和子女那儿寻找归宿。这似乎天经地义。

但天经地义的生活往往不尽人意。但不尽人意也得生活下去。只要不是极端恶劣，心里多多少少存有着朦胧的希望：事情会变的……在现实粉碎着理想的痛苦中，我也这样长久地、朦胧地希望着，却丝毫不肯让自己去摆脱掉什么。这种固守的欲望那么强烈：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具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归宿。这一切是经历着千辛万苦才一点点建筑起来的，像一部坎坎坷坷的小说，每一页都印在心里，一字一句是用心血写成的。如果要摆脱，总觉像釜底抽薪一样，生活与生命就会熄灭。尽管，维持着“家”的许多困惑，常常使人倍受着“维持”的苦恼，但我仍那样锲而不舍又朦胧地希望着……

突然有一天，我似乎突然觉悟，不再希望了。决定摆脱。

迁移来上海，是那个酷热的夏天，每一条路，都被炎炎的烈日烤得烫脚。我好像很麻木地总在一条条路上奔波，为办理户口，为联系小学，为租借房子，为今天的生活。刚从“过去”中走过来的我，仿佛总在昏昏沉沉地梦着：那“两室一厅”，那些完整的家具，还有那个家，统统变成了一片梦境。是多长的一个梦啊，还有与那个家纠缠在一起的隐隐约约的痛苦和朦朦胧胧的希望！但是，我又确确实实清醒

着：从此，我将不再依赖什么。在茫茫的大海上，那个“岛”消失了。我要划着我自己的小船，载着我自己的人生，去靠近我自己的目标。

归宿没有了。依靠没有了。

只是很长一段时间，习惯还有，于是，痛苦还有。女人想依靠归宿的习惯，毕竟根深蒂固。

我开始常常想着“归宿”的问题。有人告诉我说：法国作家保罗·克洛代尔有句诗：“只有一种办法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，那就是达到完全无法回返的境地。”这诗句惊心动魄。我又开始追问自己：真有勇气逼自己完全走进那个“无法回返的境地”吗？我无法回答自己，只是努力地、困难地朝那个“境地”一步步挪去。搬进了临时借住的小屋，使着借用的家具，看起来一切都变换了，而生活仿佛仍循环着从前的那个“圆”，还是天天用功地写作，还是天天辛勤地带着儿子。但最最根本的，是“圆心”更改了，不在围绕别人，是在确立自己。大事小事，一切由自己考虑，自己判断，自己定夺，自己去面对现实，面对世界，这需要硬朗起来，心灵与肩膀，需要一样地能够承受困难。独自的承受，有时令人感到自豪，有时却仍然感到委屈。所以委屈，大概还是没有隔断“相依靠归宿”的习惯。

好在，时间能改变习惯。只依靠自己的生活，渐渐有了新的起色，而比较从前由那个家引起的所有苦恼困惑，新的处境，显然的轻松、自在，不怕再失去什么，也不用再处心积虑地去守住什么，因为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自己。我常常觉得那个沉落在“家”里、丢失了很久的“自己”，变高大，变挺拔，变硬实了。无论如何，别人总是别人，想让自

已彻底附着别人生活，即使千方百计，终究有太多变幻莫测的原因，使这种“附着”不能够贴切。当然，世上也有相当默契的归宿，那是两个人经过许多摩擦之后，完全走近，几乎合二为一了。

可人生最可贵，最重要的，还是要完成每一个自己。这对于女人，会有加倍的困难。我当然不主张，每一个自己的完善，都以破裂家庭为代价。破裂，总是万不得已。破裂总是遗憾，总是曲折，总是失败。关键是，要从失败中惊醒，要从遗憾中得到，要从曲折中再走直一条自己的路，才值得付出那样的代价。

我相信不破不立的道理。有小破，也有大破，无论大小，破一次，便有一次觉悟，一次新生。所以，我不再抱怨过去，虽然它残缺不全。谁都有过去，都有自己的历史。何况，我们的“过去”、“历史”，是在传统与习惯中盲目建筑的。我们不具备先知先觉可以不让自己陷入传统与习惯。生活总是这样千折百回地锤打出来的。

从错综复杂中，我锤打出一份简单的生活：我和儿子。我尽量地把他养大。一天天长大的他，就是他。我不希望自已又不知不觉地将归宿移植到他的身上。做完自己想做的事，走完自己该走的路，而人生的句号，最终也要落在自己身上才好。

像重新诞生了一次，我会充满信心地让那个刚诞生的自己去展开新的生活。虽然，没有了两室一厅，也没有了录像机和组合音响，似乎是一种困境。但我体会到了一种借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的快活。那是一无所有的快活，又恰恰是拥有了自己的快活，是真正的快活。这快活在告诉我：大概只

有归宿于自己，才是最可依靠的！

我当然该相信自己了。

我寄籍上海了

很难说，我究竟算不算“上海人”。今年七月，拿到一本制作考究的户口簿，紫红色丝绒硬封面，印一行烫金的字：上海市寄籍户口簿。从此，我成了上海市第一个寄籍市民。为准确理解“寄籍”的含义，我用心查了词典。所谓“籍”，乃隶属关系，“寄籍”，顾名思义，为暂时隶属。反正，长期也好，暂时也罢，上海作协聘任了我。第一次去作协领到一份工资，再交出一份党费，我好像才肯确信，真的又回到上海了。

而离开上海，是1968年秋天。整整二十年。

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呢？想当初，报名下乡，毅然去北大荒，随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开拔上海，似乎坚定不移，一无反顾。火车在徐徐驶出上海站时，我们在车厢里豪情地高唱，亲人们在月台上却伤感地恸哭。那情景，是一幅历史的画面，难以磨灭；那情景，是一代人的命运，预示了坎坷多舛的人生之路。以后二十年，在外波波折折地闯荡，浮浮沉沉地经历，读上了大学，又在北京安家立业，满以为此生就这样归宿与定局，一成不变了。

但生活常常变化多端，谁能料定呢？

我出生上海，听母亲说，那时的家，在虹口，住在一层还算阔气的楼房里。五岁那年，父亲病故，母亲带我们不得

不去乡下依靠祖父祖母。那是个还算富饶的水乡。记得，家院门前有一条坦坦荡荡的大河，像血脉，弯弯曲曲流动，贯穿田野。大河上常泛有木船，船上常住有人家。我喜欢伫立岸边，看船上的人家，一样淘米洗菜，一样生火煮饭，一样有着光屁股小男孩吹着用芦苇折成的口哨。这是一页最富有诗情的记忆。可惜太短促。

1957年，母亲在上海找到工作，陆续将我们兄妹接回上海。新家在一块铺满碎石的小弄堂里，上海人叫作“合格路”，这是一截藏在南京路最末的“棚户区”，七高八低的板房，砖房幸亏矮小，藏得还算隐蔽。但毕竟与以繁华著称的南京路太不相称。不过，天天经过五光十色的南京路再拐进破陋不堪的“合格路”，久而久之，又觉的上海顶顶出名的南京路，恰恰接有这段贫寒的“合格路”，才真正完全了上海的特点。

从七岁到十七岁，我和我的家就安心地住在这条也名为南京路的“合格路”，体验着大城市中的乡村生活。在这里，有着很多的困雄与不便：天天得生煤炉，天天去公用自来水笼头拎水吃，天天还要倒马桶或排队等着上厕所。但在这里，也有着最多的人情与方便，左邻右舍相处好了，很能互相照应，出门都不用挂锁，尤其老人小孩，东家跑跑、西家窜窜，总有一份热闹可取。可这些人情与方便，比起太多的困难与不便很微不足道。人们还是期待，“合格路”有朝一日能拆除，变成一片林立的高楼，家家户户乔迁进去，皆大欢喜。

这番期待长久又耐心，可歌又可泣。我却不肯再期待了，一心一意渴望着远走高飞。认为世界大得很，认为闯荡

的生活远比守着一一条狭小的路，眼巴巴地期待有意思、有希望得多。那时真年轻，好高骛远。走出大上海的“台格路”，起初，我内心满是激情与自豪。但生活与现实，很严峻。下乡若干年，飞出几千里之外去寻求，得到了什么？每次回上海探亲，风尘仆仆，穿着又土气，即使走进这条被人看不起的“台格路”，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，也千篇一律是同情与怜悯，“还在北大荒？还没调回来？”那时候，我们这些“知青”的运道与价值，似乎只有一个标准：能不能再回到上海？！也许是一种逆反心里，我偏偏不愿病退、困退或顶替着回到上海。我并不认为，只有回到上海才是生活一条路。何况，风风雨雨地“野”惯了，再踏进“台格路”，已觉得这路、这房子、这天地小得令人窒息。我不能回想，仅十平方米的小板房里，曾住着母亲和我们兄妹四人。母亲说，“你们现在都长大了，那时候，四张方凳拼起来，也能睡一个人。”只有母亲不得不坚守着“台格路”与小板房，仍希望着、等待着拆迁，盖楼房。

于是，我给儿子取名“厦”，其中一个含义，便是为那条“台格路”太久远、太深切的期待与希望。这名字好像还“吉利”，儿子刚满半岁，我们在北京的家，分到两室一厅的新居，是一幢十四层的大高楼。有了自己宽敞的住房，再偶尔回上海小住几天，再体验“台格路”几十年几乎没有变化的那许多困难与不便，心情是错综复杂的，好像有侥幸，我毕竟离开了，并闯了一份自己的生活。但是，在上海毕竟还有我的家，我母亲毕竟还住在“台格路”，我的少年时代，我的许多回忆，毕竟植根于这个大上海的小乡村。有时，我惊叹它的顽固，接近着日新月异的南京路，都能无动于衷

地以不变应着万变；有时，我感慨住在“台格路”人们无可奈何的顽强，一些我熟悉的老人，他们含着期待离世，而他们的后代又在耐心地期待。我曾经公开说过，“不喜欢上海！”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对这条“台格路”总也不能得到改善的耿耿于怀。我深深感到一种艰难。整个上海，又何止这一条“台格路”呢？

曾经，把母亲接到北京住过，在高楼毗连的住宅区里，有影院、有商店、有修在街心的小花园。住宅内，有煤气、卫生设备、公用天线，一切设施还算完备。但母亲住不长久，却惦着回上海、回“台格路”。她说，住大楼太寂寞，还是“台格路”热闹；她说，北京吃不惯，还是上海方便。她一个人又回到“台格路”住着，尽管没有天伦之乐，尽管没有彩电、录像机。她写信来说，“有人来考察了，好象还是有希望拆迁。”这样的传说，虽然像童话一样。但有这样的传说总能多多少少地鼓舞人心，总能多多少少让人有所指望。我体谅母亲做惯了上海人对上海的偏爱；我理解母亲住惯了“台格路”能熬着种种困难与不便；我更懂得，这种“习惯”，便是维系人的一条无形的根。

同样，在听说了几大城市的作协都确立专业作家聘任制时，我不假思索向上海作协报名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、唯一的选择。尽管，我不止一次地说，不喜欢上海；尽管，在这之前，我毫无迁回上海之意；尽管，我不希望在离开“台格路”二十年之后再回归这条路。但每个人，似乎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渊缘，从出生于世，这渊缘便确定了，它时隐时现，又往往在最关键时刻，左右你的转折。我想，我生于上海，又长期住着那条“台格路”，这就是我的源。所以，寄籍回

到了上海。

我又常常经过南京路回那条“台格路”上的家。不再是客居，不再是探亲，而如同二十年前，我又成了主人，与这条路休戚相关着。二十年，没有变迁的路依旧。二十年，在翻天覆地中闯荡过来的人，不再年轻，也不再好高骛远。踏踏实实地走着“台格路”，没有期待，也没有灰心；没有幻想，也没有抱怨。身后有了那二十年不平坦的人生之路作铺垫，再重踏“台格路”，便很坦然、很平静了。

往后，寄籍上海的日子，究竟会怎样？我没有想象。总之，又贴近上海了，作为一个普通又似乎有点特殊的上海人，我会尽力贡献出自己那份普通又算是特殊的力量。我自信能做到。因为，我是踏着坎坷的“台格路”长大，是那种“不平坦”造就了最初的我。从这个意义上，我常把那条“台格路”视为我一生的路，所以，它在我心目中，将永远是亲切的！……